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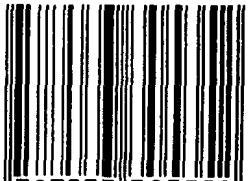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5/9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 史部·史鈔類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三)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史續二十五卷

〔明〕余文龍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余兆胤刻本

一九九

#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三)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快編》  
四十四卷《提要》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二  
讀宋史

列傳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張方平

方平見事敏而能斷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入奏曰河北再榷鹽河也帝曰始立法耳何云再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非再榷乎帝悟卽出手詔罷之時河朔父老爲佛會七日於澶州以報上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新法行鬻湖渡坊場司農因併及祠廟是時宋閼伯微子廟皆當鬻方平爲言宋國家王業所基也閼伯封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不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過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朝廷用兵西夏議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二軍方平力爭弗得已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一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議尊異之禮方平抗言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議遂寢

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當行故臥驛中不起方平但令主者日致饋若爲不知也者而陰遣邊使以禧還檄其國禧遂行已知益訛言儂智高將入蜀郡邑惶駭方平曰此妄也會上元張燈令城門三夕勿閉僨得始造此語者嵬其首境上蜀遂安

王安石用事富弼始嘗薦之一日弼過方平謂曰人

固難知方平曰非謂安石耶曰然曰此亦何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裁入院

院中事輒盡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卽檄出自是未嘗與語亦何難知者弼慚其守蜀時能識眉山蘇洵二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 “ ”

子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於孔融諸葛亮

王拱辰

拱辰年十九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慶曆初契丹

使來求關南地且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

答撰牘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尋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回軍伐之豈曰無名卽作答書云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後契丹得報議遂寢嘗使契丹其主設宴垂鈞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侑飲顧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吾敬重之

張昇

楊惟樸直言事無所避忌嘗因論奏斥張貴妃爲一婦人仁宗不憚亦不顧已復論宰相劉沆罷之上一日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頓首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謂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趙槩

槩嘗奉使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盃爲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命寫之納槩袖中其見禮重如此累官執政致仕家居十五年集古今諫諍事爲諫林一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

曰自來請老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卿雖退居未嘗一日忘朝廷也朕當置之座右

吳宿

宿性忠實外和而內剛嘗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以杖將以術授宿曰其爲我營葬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知也僧歎曰子之志殆未可量歷樞密副使篤行猶若布衣時

宿兼通五行之學慶曆中京東兩河地震宿上疏言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微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反

歐陽修

附發

修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宋興凡百年而文章體裁靡別猶仍五季餘習修得韓愈遺集於廢宮廬中讀而慕焉至忘寢食必欲追與並轡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嘗奉使契丹契丹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特爾

英宗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入人深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莫敢二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苟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與之者太后自是心折

漢王追崇議起有司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伯叔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若云進封大國

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是時衆議皆與中書異羣起攻之惟蔣之奇同修議而爲御史呂誨等排詆尋亦叛修修自是遂罹謗

修之貶夷陵也居恒無以自遣則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輒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蓋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然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修服其語終身

然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弟嘗讀史快編

熟焉故修服其語終身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奔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逐再三而意志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爲聞人著集古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與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集

發於書無所不究覽師事胡瑗尤探古樂鐘律之祕  
蘇軾謂其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棐  
亦能文年十三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  
兒異日能爲吾此賦不因書以遺之已修卒棐代草  
遺表神宗讀而愛之以爲修自作云

劉敞欽奉  
世附

慶曆中敞舉進士廷對第一以內兒王堯臣嫌抑第  
二敵博學於佛老子筮天文方伎山經地志無不淹  
悉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於法當得土不然當生女後  
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明盛當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六  
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  
敵嘗奉使契丹契丹使導行自古北口至柳河紓網  
殆千里欲誇示險遠敵謂曰自松亭趨柳河路甚徑  
不<sub>其</sub>抵中京何故道此虜使駁愧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敵敵曰此駮也爲道其  
音聲色象諦山海經管子書證之契丹歎服

敵尤嗜古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  
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極珍祕每曰吾少子孫必以  
此蒸嘗我其爲文尤敏贍歐陽修每於書有疑必折  
簡來問敵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弟放

歐字貢父著書百卷而尤邃於史學嘗作東漢刊誤  
爲人賞誦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故專職漢史敵子奉  
世字仲馮亦贍文辭兼漢書學嘗云家世惟知事君  
求不愧士大夫公論得失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

鞏字子固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  
馳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游安石名未震鞏導  
之歐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  
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客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  
貴何客也鞏曰臣所謂客謂客於改過耳帝然之

蔡襄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尹洙論救之歐陽修移書  
責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謫時蔡襄爲館閣校勘作  
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  
利會契丹使適至買以歸爲張於幽州館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  
我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  
之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  
苦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

植松七百里以庇行道閭人爲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爲當時第一仁宗製元舅龍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二佃終身憾之

呂濤

濤舉進士第一善議論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母得傳報濤言一方有警當使諸道聞之共爲備今反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嘗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此宴特爲卿設宜盡醉居恒自簡貴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王素附子輩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愛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爲立遣二女出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嶺堡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

得成偕懼來歸素曰若罪偕正墮敵計宜責偕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必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

則總管行總管敗則素行矣青悚然竟城以還

京師旱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

問何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臣故

知不雨帝曰然則明詣醴泉觀素曰醴泉猶外朝耳

豈憚暑不樂遠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乙宮是日日

甚熾埃氣駟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雨

素子輩有雋才以跌蕩傲世仕不顯善蘇軾賦守滁

讀史快編卷五十二九

其疏濤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正當出示執中使得自辨帝重之已出知徐州爲賜宴遣使諭曰

此宴特爲卿設宜盡醉居恒自簡貴接賓客不過數

余靖

靖初仕祕書丞上書言班固漢書多舛謬乞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尋以救范仲淹落職名遂顯嘗使契丹陛辭日以所欲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晏乃罷卒官工部尚書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歿秦亭故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秦淮亭也

彭思永

思永兒時已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乃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謝以錢思永曰我欲錢孰與匿金始就舉持數釵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廁中衆相索弗得思永曰數止此耳已客起舉手揖鉶忽墜地衆咸服其量熙寧時仕終戶部侍郎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號四先生

嘗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擇

續史快編

卷五十一

十

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挾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惟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汚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挾云

襄知河陽富弼爲郡守一見重之襄每進邑子弟與

講學或讒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

襄撤講塞謗襄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公如有惑志何稱知已益講不懈弼乃愈重之襄自講學外急訪求民間利病已卒友人檢其篋得盈紙細書數十幅皆民事也神宗嘗訪以人才襄疏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以至鄭俠凡三十三人而獨與王安石忤故不盡其用

豐稷

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姦狀時宦人漸盛豐爲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勤上遠佞臣席問佞臣謂誰對曰曾布

布特正侍帝側

先是稷嘗使高麗海中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惶懼莫

續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一

知所爲稷神色自若他日神宗召對問曰卿昔渡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臣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亦何畏帝悅稷凡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卽子弟不得見旣上旣焚其藁所薦士若鄒浩陳瓘皆有名當世

呂誨

誨登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

揚曖昧刻薄成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識諫體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非所宜。遂疏劾之。畧云：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又石外不朴野中穢巧，許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以罔上欺下，悞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如今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安石大恨，出誨知鄧州。

初誨之將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負時名，然好執獨見，喜人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

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朝夕謀議者，惟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必敗國事。此乃腹心疾也。教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黜，安石益肆橫光。由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二

是服其先見。

誨旣疾，表求致仕。畧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不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

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

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顥

顥爲殿中御史裏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衆

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得爲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爲附會以求美官！」吾視君眞人彘不若也。卽拂衣上馬去。顥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譴。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爲鐵肝御史。

鄭俠

俠初以嗜學攻苦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已。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則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五

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諭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天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新法行，民重困。自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大旱不雨。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皆身無完衣，或買麻糬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質草根，或身被枷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乃悉所見繪爲圖，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且云：「但

經目一過便可涕泣如陞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嘆以入是夕寢不寐翌日詔罷新法十八事民間謹叫相賀越三日天大雨輔臣入賀上乃出俠圖示之於是外間始知新法所由罷安石忿卽上章求去羣姦切齒

安石旣去呂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諸人傳爲兩軸一曰正直君子一曰邪曲小人因取在位諸臣事跡暗合林甫輩而與崇璟相反者各比其類爲書以獻惠卿奏爲謗讀史快編卷五十二十四

訕編管汀州時御史臺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纖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之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尚嗾之帝前欲致之死帝曰俠言非爲身豈宜深罪詔但徙英州俠至英英人無貧富貴賤皆遺子弟就學爲築室以居俠

吳中復字仁

中復以進士及第知峨嵋縣居官廉介還不載一物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或謂抃曰公於中復初未一識而遽薦之何也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

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士論兩賢之從孫擇仁擇仁嘗爲大鹿縣中貴人譚頑奴犯法擇仁杖之理極怒譖之徽宗詔遣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旣奉詔卽疾驅至爲搜擿便帑抉剔隱牘曾不能得其織毫隙於是擇仁來上謁喬年笑迎謂曰所以來爲察君罪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未幾召直祕閣士論亦兩賢之

楊繪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繪時爲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爲侍讀學士

劉庠

庠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戒與謁者曰今日客至俱勿納惟劉尹來卽入告或以語庠曰王公意如此盍一詣庠曰見之當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有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諸法吾將何辭置對竟不往已奏論新法神宗謂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庠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尋徙知太原

李允則

真宗時允則知雄州上元節州舊不燃燈允則令結綵山裝束爲樂夜縱遊觀時已夜知北酋有欲間入觀者允則與同僚微服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尋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勦飲而罷仍置其所乘驃馬下使馳去則幽州統軍也未幾契丹主誅之矣

允則嘗得謀者釋其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鞍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之縱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六

還未幾謀復至還前所與數緘印如故而反出彼中金谷地里委曲以爲報在河北二十餘年邊烽不驚

王安石

子房

安石字介甫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運筆如飛而劇精妙友生曾鞏攜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及第嘉祐中館閣之命屢下而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當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恐其不就也至同修起居注猶辭累日閤門吏齋敕就付之拒不授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其家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尋知制誥自

是不復辭官矣

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少年得鬪鴉其儕求之不與恃素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尹當少年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徑攜去是盜也追殺之是捕盜也雖从勿論且効府司失入審刑大理復駁正之詔放安石罪當詣門謝安石曰我無罪不肯謝其強辨執拗多類此

安石議論多奇其議變法多傳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訛其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主司純用以取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七

士士無敢不傳習者黜春秋使不列於學官至目爲姦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云是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斷爛朝服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以是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新法行舉朝爭之甚力而安石持議益堅嘗言於上曰陛下欲行先王之道當獨制其權而不得與流俗相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人歸陛下以爲然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安石從薦起家者也富弼韓琦先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父友之善者

也皆排斥不遺餘力至謂天變不足畏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此無足關慮他日慈聖宣仁二太后言安

石亂天下至流涕帝始疑之

熙寧初唐坰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指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頓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聲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爲安

唐坰

初安石未出已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甫出卽上萬言書大要謂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其患在不法先王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覩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道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治財無其道耳顧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天下

讀宋快編

卷五十二

十八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九

爲之以漸而期合乎當世之變凡臣所稱皆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熟爛者也蓋安石一生措注總不出此書子勞

雱標悍陰刻無忌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

秦卒言洮河事喟然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有之

王安禮安國附

則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后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乖於此雱氣豪上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嘗稱

商鞅爲豪傑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阻故與程君議雱乃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何患不行

安禮學術純正能不阿其兄慧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陛下有仁愛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大臣多所壅蔽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殲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夫是以干陰陽召星變與意指安石也帝覽疏歎曰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

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君亦何異此卿當益自信

上數失皇子大史言京城近郊多墟墓不利國嗣詔悉改遷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則百斯男政先掩骼未聞遷人之家以利其嗣也帝爲惻然止宗室令駢

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原直安禮呼妾視業敗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徒以此面也今多敗之誰爲售者且與炮烙刑何異請加厚譴詔奪令駢俸時論快之弟安國

安國年十二卽能作銘頌賦詩出以示人多警語遂用文章名世神宗嘗召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白讀史快編卷五十二二十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不悅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遺書戒之曰願第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蓋指呂惠卿也惠卿銜之卒爲所傾

李清臣

清臣善屬文歐陽修以比蘇軾已試祕閣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必李清臣第一啓視如其言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臨發策因令復訓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寡之說紛而後法病或東或北之令其一而河患滋賜主以柔遠也而羌

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意必焉主意皆詛元祐之政於是紹述之論興而國是遂變

蒲宗孟

神宗一日與輔臣語喟然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他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時宗孟慚懼至無以自容

宗孟性侈汰每旦剗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其知鄆州讀史快編卷五十二二十  
極入署或請損之怒曰若欲使我坐暗室忍飢耶常

日盥沐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之目每用婢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遺書蘇軾云晚學道有所得軾報書云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宗孟尤酷虐雖小偷微罪必斷其足筋軾故以爲諷云

蔡挺

挺謫許多智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已在渭父鬱鬱不自由寓意詞曲有王關人老之句中使至則使優伶

歌之以達於禁掖神宗愍焉遂拜樞密子抗  
抗初事英宗於蕃邸已轉運廣東英宗立每見南來  
者必問抗及召入諭曰卿乃吾故人勿以常禮自疎  
命知諫院累龍圖學士知定州神宗立知秦州居數  
日夢英宗召與語眷顧如平生欲退復畱旣覺爲家  
人言歎欷感泣未幾疾卒

鄧綰附 沈武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  
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  
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二一  
於浮議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會議安石  
惠卿不綰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  
綰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  
失爲綰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  
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  
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子洵武

洵武狡險尤過其父一日對哲宗言陛下先帝子今  
相韓忠彦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非之今  
忠彦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繼父志而陛下不  
能也必欲繼志非用蔡京不可他日又對言陛下方

紹述先志而羣臣無助者臣敢作愛莫助圖以獻其  
圖如史記年表旁列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  
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止溫益一人他局不  
過三四而右序則舉朝卿相百執事以百數帝自此  
遂決意相京蓋京之亂天下實自洵武

舒亶

亶爲御史裏行數起獄嘗論蘇軾以歌詩譏訕時事  
又言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皆懷姦立黨  
不可不誅張商英嘗緘子婿文示亶亶卽具白謂其  
平請言路商英故亶所從薦拔者也自是朝士痛恨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三一  
御史中丞劾其爲翰林時受廚錢事疏下大理亶乃  
僞爲錄目以自解法官駁正之帝曰亶自盜爲贓情  
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用停二秩以懲貪  
狡亶所坐雖微罪士大夫皆快之

蹇序辰

紹聖中序辰上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邪觀事  
考言實狀較著然踪跡深詭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  
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藏之歲久  
必致淪沒不可復攷願悉討諸姦言行人大帙置  
之守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編類之由是

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王韶

韶起孤生肩開熙河功累官觀文殿學士川兵有機畧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色變股栗而韶晏息自如在鄴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反令失歡耶浮大白罰之笑談如故人以是樂爲用

王陶

陶以受知韓琦得驟獎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十四

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爲人先是陶徵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饑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爲解錦囊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及陶旣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蓋其薄德天性然也

陳繹

王韶附

繹官翰林學士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墮於卒伍之手而不知恥爲政務推豪黨晚年乃謬爲敦朴

原缺第二十五葉

适於書無所不覽究尤諳故實神宗嘗大籍民車爲戰具論者如織皆不省一日謂适曰卿知籍車乎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能制适曰古車戰之利蓋所謂兵車乃輕車也以折旋捷速故利今民間輜重車重大日不能行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此但可施無事時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明日詔罷籍車

遼使蕭禧來理黃嵬地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

反遣謂樞密院閣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指古長城爲境去今所爭蓋三十里近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

殊不究本末懶國事卽命以畫圖示之禧議始屈已奉命往聘還爲使契丹圖以進适所著有客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

李大臨

大臨博物寡嗜慕嘗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堆關山谷間耕夫獲之貢者指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能辨其異釋耕者先是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使至大臨家大臨貧無卓隸方自秣馬使還奏帝曰眞廉士也

呂夏卿

張景

夏卿字縉叔嘗舉進士積官直祕閣長於史能貫穿